



散文獎、小品文獎初審側記

記錄◎陳思嫻

小品文獎與散文獎初審會議於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二日下午二時，在內湖自由時報大樓一樓會議室舉行，邀請王盛弘、李明璁、李桐豪、周昭翊、鄭栗兒、劉叔慧、孫梓評、劉梓潔擔任初審委員。

王盛弘認為此次參獎作品比去年更好，創作者對於死別的主題感受最深，寫八八水災的作品也很多，但其中沒有好作品。或許受到網路書寫影響，作品分段很細。而寫人生特殊情境與背德的散文，皆有可觀之處。

李明璁表示，在主題上的表現可更富有想像力，因為，散文是一種範圍很廣、語言表現可詩意的文類。也可「類故事」，讓內容更接近小說。如果作者的想像力不夠，創作題材即會受到限制。

李桐豪從這次參獎作品中，已可看出前三名或前五名作品。他心目中的前三名作品標準，文字未必華麗，但角度要很特別。小品文的結構和感情表現是最重要的，有些作者在行文中很快就寫到盡頭了。

周昭翊認為一般作品都是書寫親情和人生變故的題材，整體而言較單調，在細節上多半有小瑕疵，模仿性強的作品也不夠精采，不能象徵整體的風格。

劉叔慧注重散文的創意性，她認為這次的作品皆局限在親人死亡、童年回憶等生活性題材，要寫得好並不容易，也有些很性急、未經消化的不理想作品。

與去年相較，鄭栗兒表示今年參賽者的水準沒有超越去年，沒有看到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作品。奇幻題材、談及男女情感、與現代生活結合的作品也較少，反而較多懷想農村、生離死別、親情的作品。文字表現上無憧憬，普遍缺乏想像力。

劉梓潔提到，林榮三文學獎是台灣最高獎金的文學獎，寫作者對自己的要求應更高。她強調，散文創作不一定要寫實，創作者要更有自信、胸有成竹，寫別人沒寫過的而且是最好的題材，並在寫作時施予魔法；若只是紀錄事件的文章就不足以構成散文。

孫梓評則認為，在本屆散文獎參賽作品中，不似過往有較多亮眼的素人寫作，保留住民間各類生動的殊異樣貌，反之，只有少數作者以較大的差距與其他拉開距離，因此，也與另一位同組評審的共識高，爭議少。至於小品文獎，亦未見如過往「透明」與「野蠻」的特質，讀來有一種生活的惶然跟疲軟。似乎是生活本身太過無趣，而創作者也無法透過書寫從中提煉出什麼。



散文獎、小品文獎複審側記

記錄◎魏好靜

本屆散文與小品文獎複審會議於二〇〇九年九月三十日晚間七時，在內湖自由時報大樓會議室進行，邀請駱以軍、鍾怡雯、徐國能擔任複審委員。

散文獎部分，評審自進入複審的四十篇中，各自選出五篇，共計十一篇作品直接進入決選，經過意見交換後，最後選出十四篇作品進入決審。在小品文獎部分，評審自進入複審的五十一篇中，先選出十篇，共有二十二篇作品直接進入決選，評審再就第一輪未獲票的作品討論，最後增加四篇，共二十六篇小品文進入決選。

以往多擔任各文學獎短篇小說獎評審的駱以軍表示，首次評選大型文學獎的散文作品，他其實對參賽作品中會否有「終極完美的作品」存疑。但類別的不同令他感到新奇，覺得入選作品水準頗高，也能從中看到這個世代的台灣散發出的光譜。此外，他還認為小品文因為不是在文體上求工，也非駢文或古體詩，因此是最難進入表演性與比賽性的文類。

鍾怡雯則提到，這次的散文作品「小說性」比較強，她認為最近好看的散文似乎已演變成「情節必須很強」，與小說質地趨近。親情與病痛的題材依舊很多，許多都與家庭切身相關，不過少了預期中會出現的自然寫作題材。在小品文部分，她希望在此極短篇幅之中，作者不要處理長篇幅才能駕馭的主題，因此會排除過度具有小說感的作品。

徐國能發現，兩個文類有很多作品都在水準之上，不過文字功夫不算特別獨到，「說故事」的作者比較多。或許是散文風氣在逐漸轉變中，對於散文「小說化」的狀態，他忍不住拋擲一個問題：「究竟散文是什麼？」對於散文應該走出一條新路，從情節中尋求突破，抑或回歸樸實的一面，值得現代寫作者思索。



散文獎決審會議紀錄

記錄◎魏好靜

共酌文學新釀

時間：二〇〇九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二時三十分

地點：《自由時報》一樓會議室

決審委員：吳晟、周芬伶、莊裕安、陳芳明、廖玉蕙（依姓氏筆畫排列）

第五屆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獎決審會議開始，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首先報告收件情形，本屆共收到四百九十二篇來稿，由鄭栗兒、李明璁、周昭蓓、王盛弘、劉叔慧、李桐豪、劉梓潔、孫梓評等八位初審委員分四組進行初審，選出四十篇進入複審。再由複審委員駱以軍、鍾怡雯、徐國能選出十四篇作品進入決審。五位決審委員繼選出小品文獎十篇得獎作品後，緊接著進行散文獎評選。委員並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。

周芬伶：散文跟小品文的走向很不一樣，現在受到網誌和宅化的影響，很多人開始創作小品文，散文被擠壓到一個相對弱勢之處。在看這些入選作品時，我不停微調名次，它們都很耐讀，感覺得到

創作者都很用心在書寫，也看見殊異的散文新貌。

廖玉蕙：這次新類型很多，直到昨晚我的名次還有了大翻盤。評選時，我還是喜歡比較樸實的散文，太過於小說化的東西，是否去投小說類會比較好？

吳晟：很多作品給我的感動太少，但技巧卻顯得太多，散文書寫不管使用怎樣的手法，如何經營文字，我依然強調一定要回歸「真情的感動」。

莊裕安：參與這次評選就如同薄酒萊新品上市，我們像是參加一場品酒大會，每個人的品味都不同，都渴望能找到一個自己認為最好的年份。然而，口味也因人而異，就像有的評審會認為作品應該依循某種傳統，但有時又也希望參賽作品應能與眾不同。

陳芳明：與其他文學獎相比，參加林榮三文學獎的好手太多，也顯示出這獎項的獨特性。以後的評選恐怕會愈來愈困難，因為好的作品愈來愈多，這也讓我更加堅信「文學不死」。

此次晉入決審的散文共有十四篇，經評審協商後，決議首輪圈選五篇，結果為：

五票作品

〈黃昏釣場〉（吳晟、周芬伶、莊裕安、陳芳明、廖玉蕙）

四票作品

〈幽微之光〉（吳晟、周芬伶、莊裕安、陳芳明）

三票作品

〈用槍時機〉（吳晟、陳芳明、廖玉蕙）

〈如初〉（周芬伶、莊裕安、廖玉蕙）

二票作品

〈錢包失竊記〉（周芬伶、陳芳明）

〈初履〉（莊裕安、陳芳明）

〈我兄〉（吳晟、廖玉蕙）

一票作品

〈Waiting Room〉（廖玉蕙）

〈空地〉（莊裕安）

〈吊橋少女〉（吳晟）

〈剪芳達〉（周芬伶）

○票作品

〈掌中雨〉、〈襯衫手記〉、〈通勤的女人〉

未獲票作品不進入評比，接下來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。

一票作品：

〈Waiting Room〉

廖玉蕙：近年書寫印度的題材還滿多的，不過這篇沒有特別好，我不特別堅持。

莊裕安：作者用班雅明的話當引文，其實造成反效果。同時，很多人在選擇引文時，不是卡爾維諾就是班雅明……

陳芳明：這次的散文作品，文字都很不錯，這一篇雖有寫出「生命中的等待」之感，但前頭的引文確實太多餘了。

周芬伶：它如果不是當成參賽作品來看，其實還不錯，因為可以感覺到作者很用力、有鬥志想要寫好一篇創作，只是有時候，好像連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，應該再更嚴謹一點。

〈空地〉

莊裕安：這篇作品就像一幅素描，工筆的部分很成功，不過作者自己的觀點太少，變成一種照相

寫實，缺少亮點。

廖玉蕙：乍讀之下會覺得還不錯，但是作者半途轉向，本來在寫空地卻轉成寫貓，焦距沒有集中，觀點都跟著貓跑掉了。

陳芳明：就像是它的空地被放逐了，整體結構扣不上來。

吳晟：它最主要的問題是失焦，本來我預期作者會寫出一個比較大的個人主張，結果他轉成寫貓，但寫貓的部分也沒有寫得很好。

〈吊橋少女〉

吳晟：其實我選這篇是為了顯示我也沒有那麼老（笑）。它的題材還滿有趣的，作者寫出因為在窮困家庭生長，而一直穿著不合適的內衣，隨著內衣不斷改變的新潮流，也點出其變化和自己的對比。

莊裕安：它有種神祕的趣味，不過寫得太樸素了一點，作者太專心寫「內衣」這件事情，格局太小，沒有做到一個四千字散文該有的豐富性。

陳芳明：這篇若是在五〇年代寫，或許還可以成立。

周芬伶：作者把女性的東西當成一種「奇觀」來寫，不過文學性不高，還滿平凡的。

〈剪芳達〉

周芬伶：這篇我讀了三遍以後，發現它其實滿有企圖心的。作者要講的是「性向認同」，但迂迴地藉由自己為什麼對珍·芳達沒有感覺來側寫。

陳芳明：我很難進去裡面的情境，與過去《玫瑰少年》所給的那種震撼相比，差滿多的，我覺得作者沒有把性向認同的衝突點表達出來。

莊裕安：這是一篇不錯的故事，但怎麼會用「錄影帶」、「珍·芳達」這麼老的符號來表達？應該可以用一些更進步的符號來說服讀者，而且作者把「同志出櫃」這件事寫得太曖昧不明瞭，根本不必如此。

吳晟：作者為何要用「剪」這個字，表達得不够明確，而且敘述有很多瑣碎之處。

廖玉蕙：其實作者有提到是要剪掉「芳」的草字頭，以表達出他的同志傾向。不過我看到內文提到「我家有捲錄影帶是『一直』忘了還的」，就決定放棄，那個「一直」是多餘的，作者行文中用了太多不必要的東西。

二票作品

〈錢包失竊記〉

陳芳明：它應該要發展成短篇小說才對，很生動幽默，有關網路的部分也很符合現代情況。結尾

提及小偷是交了「壞朋友」（指涉同志）才犯下竊案，可以說是語雙關。

周芬伶：它很生活化，文字感也很有新意，後面兩難的情境使人感到不可思議。

廖玉蕙：作者使用「三枚力不從心的警察」這樣的說法，好像顯得他們很「豎仔」，滿特別的。但其實裡面有很多不通順的句子，感覺不到什麼文采，只是很俏皮。

莊裕安：這篇人物、情節、對話跟結局都很小說化，內文一開始有提到「父親」這個線索，但很快就斷掉了。作者就像一個社會記者想要試圖挖掘出什麼，但是整體發展滿荒唐的。

吳晟：它若就小說來說算是有懸疑性，但就散文來說就顯得很囉唆，用新聞版內頁做結尾也不是很好的手法。

〈初履〉

莊裕安：作者寫得很用力、很有野心，可以感受到父母親熱烈迎接新生命的愉悅。我們讀著這作品，就好像在欣賞Discovery頻道一樣，它有點科學又有點「神祕主義」，調性很特別。而且作者會用長句來表達，其實長句是不太好寫的，感覺得到作者寫作功力不差。

陳芳明：我選它就是因為它的文字，裡頭引用華滋華斯的詩跟內文很搭，不過文末特別提說要把這篇文章獻給孩子，是個敗筆。

廖玉蕙：它的文字可以跟〈錢包失竊記〉對照，因為本篇文字太過美好、抒情，顯得用力過猛且

做作，而〈錢包失竊記〉則是太過粗糙。

吳晟：坦白說我有點讀不懂，語言的壓縮和表象的繁複都顯得太濃稠了，我在跨越晦澀詩風的年代之後，對此類作品只有「敬畏」兩個字。讀完以後，我只留下讚歎，卻無法深刻拼湊出整體印象。

莊裕安：我原就預期它會引起愛憎兩極的評價，它的文字有點歐化又有點文言，好的部分甚至近似楊牧。作者不如乾脆在文字上更賣弄一點，變成一種推向極致的示範。

廖玉蕙：我倒不認為它有偏向楊牧，作者只是在用文字包裝很少的內容。因為就女性的觀點來看，這件事實在不值得如此大書特書。

周芬伶：它具有六、七〇年代流行的文藝腔，文白交雜，現在的讀者已經缺乏耐心閱讀這樣的作品，一個很簡單的題材卻用了太多段落來表現。

〈我兄〉

廖玉蕙：我原本沒有把這篇列入考慮，不過作者描寫「一個男子一生坎坷，到最後終於倒下」的情節，帶出辛苦年代的家庭背景。看似淡筆書寫，但很多細節令人動容，最好的地方在於結尾，很平實又具有人生象徵。

吳晟：一開始我也不認為這篇特別厲害，但經過整體對比之下，它真實記錄了台灣社會較低階層的生活景況。二、三十年前的台灣社會，像文章中所寫的這種困境非常普遍，雖然它的語言沒有很凝

煉，但平實中扣緊生活背景，情感也適度地融入其中。

周芬伶：它的連貫性其實滿有問題，想表達的東西很多，但真正提到「哥哥」的部分很少，我讀完以後反而是對「石碇」這個地方多了些了解。

莊裕安：看到這篇文章就讓我想起吳念真的電影《多桑》，那種舊時代的氛圍。不過裡面應該是重點的哥哥，面目卻很模糊，反而我們自己會因為激動於裡面的細節所製造的共通性，而代為填進許多作者沒有做足的東西。

三票作品

〈用槍時機〉

吳晟：家族中從事警察工作的人很多，所以我對警界生活略有了解。這篇整體敘述很完整，情節穿插不會有突兀感，不只是對警察困境的心理描述，還有誤傷他人的愧疚及許多忍不住拋擲出來的疑惑，在閱讀上都很吸引人，作者的經營很厲害。

廖玉蕙：這篇是我心中的第一名！作者在生與死的對比上寫得很好，也愈發令人擔心裡面的那個「你」往後是否真的會「殉職」。作者的擷取點都非常精確，語言看似沒有對白，但其實充滿了對白。它提到了所有警察都可能面對的問題，還生動描繪出即將為人父的心情。

陳芳明：這篇讓我開了眼界。寫的人若不是本身在當警察，就是有親人在當警察。讀了之後就能

明白：盡職跟殉職不過是一線之間。

莊裕安：第一眼看到的時候我還滿喜歡的，因為我對各行各業的素人寫作，會特別有好感。不過作者採用的情節是一般人對警察生活的刻板印象，這在香港的《無間道》系列電影和一些好萊塢警匪片中，都已經處理得很成熟了。所以，相形之下，我會希望作者能有更多特殊的視角。

周芬伶：警察有很多種，有些是不需要或不會用槍的，甚至也可能出現有點笨拙感的警察。如果作者可以用比較新的角度寫警察，而非只以刻板印象來寫，會更好。

〈如初〉

周芬伶：它是很open的一篇，其實我沒有特別喜歡，不過作者的技巧不錯。我比較疑惑的是，它有把「同志刻板化」的傾向，也有羅曼史的感覺，另外情色的地方可以不用寫那麼多。

廖玉蕙：它有點像校園文學，我不喜歡作者把夏宇的詩用於文中，這可能是作者最得意的地方，但文字貴在創新，使用名句反而是個敗筆。文章娓娓道來，但性的部分寫得太白、太細。

莊裕安：文類比較稀罕的時候我就會想拿出來討論，這個作者感覺好像有點想要挑戰評審，不過文中寫得露骨的地方還不致讓人有厭惡感。最後三分之一的「火災」情節運用得不好，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對方，會不去確認對方是否真的過世嗎？而且後面提到的酒吧場景，很像是三流偵探小說的寫法。作者為什麼不好好經營前三分之二的「性啟蒙」部分就好？

陳芳明：這是讓我很掙扎的一篇，對同志的書寫不需要只停留在「身體」的部分，作者或許有提到一些矛盾點，可是並不深入，不過文筆滿自然的。

吳晟：我讀到後半段的時候覺得很不協調，連貫性都斷掉了，所以只好放棄。露骨的敘述我還能接受，但情色文學一定要有「情」，空有「色」的描述只會失去文學的意義。

四票作品

〈幽微之光〉

廖玉蕙：它沒辦法說服我的原因有兩個，一個是作者提到家中有個母親從來不肯解釋的牌位，後來才知道那是早夭大姊的牌位。我不明白「幼年病故」何以會是種禁忌？其死因並無違背社會倫理，似乎沒有必要隱瞞。而且，為什麼要等到妹妹生了孩子以後，母親才幫姊姊冥婚？

吳晟：裡面提到母親因為曾有失去子女的慘痛經驗，所以對後來出生的孩子會過度保護，非常寫實、細膩。

陳芳明：我也不覺得它矯情。

莊裕安：這是一個滿好看的故事，有懸疑性，設計感也不會很外顯。

周芬伶：同樣是四千字，但作者運用的轉折很多，寫出了很好的東西。特別的是他採取比較壓抑的筆法，以「不說」來製造懸疑。

〈黃昏釣場〉

周芬伶：這篇其實很幽微，作者不那麼注重情節，他捕捉的是一種現代人的情緒，寫得很克制、很低調，文字也很乾淨。

廖玉蕙：它的寫法很新，不落俗套。我總是在乎一篇文章的結尾好不好，雖然作者並沒有特別著墨什麼，卻給人一種很深刻的感覺，濃淡得宜。

吳晟：這篇很有現代生活的情境，去釣蝦場的人很多都是在逃避生活，寫實之中又能帶入周芬伶提到的「疑雲」。

莊裕安：從社會面來看，「高學歷失業」是一個普遍現象，隱約可以從文字中感受這個作者的想法、說話的模樣，好像不是那麼積極，但又有機智之感。就好像是泡茶到了第二泡，不會太濃，是一篇舒服的散文。

經過討論後，一票作品評審決定全數放棄，兩票以上作品共七篇，皆獲評審同意進入第二輪投票。評審各選出五篇作品，最高5分，最低1分。計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：

〈黃昏釣場〉 21分（吳晟3分、周芬伶5分、莊裕安5分、陳芳明4分、廖玉蕙4分）

〈用槍時機〉 20分（吳晟5分、周芬伶3分、莊裕安2分、陳芳明5分、廖玉蕙5分）

〈幽微之光〉 15分（吳晟 4分、周芬伶 4分、莊裕安 3分、陳芳明 3分、廖玉蕙 1分）

〈初履〉 7分（吳晟 1分、莊裕安 4分、陳芳明 2分）

〈我兄〉 6分（吳晟 2分、莊裕安 1分、廖玉蕙 3分）

〈如初〉 5分（周芬伶 2分、陳芳明 1分、廖玉蕙 2分）

〈錢包失竊記〉 1分（周芬伶 1分）

評選結果依得分高低，〈黃昏釣場〉以一分險勝，獲得首獎，二獎得主為〈用槍時機〉，三獎是〈幽微之光〉，兩名佳作則頒給〈初履〉與〈我兄〉。



散文獎、小品文獎 評審簡介

吳晟

■一九四四年生，屏東農業專科學校畢業，曾任彰化溪州國中生物科教師。現已退休。曾應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（Iowa）國際作家工作室。目前務農植樹，並從事詩及散文創作，著有詩集《吾鄉印象》與散文集《農婦》等多部。



陳芳明

■一九四七年生，台灣高雄人，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，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博士班候選人。現任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、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。從事歷史研究，並著有散文集《昨夜雪深幾許》及學術論著等多部。





莊裕安

■一九五九年生，台北人，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畢業。專事內科開業醫師，兼營音樂文學、散文、新詩創作及文學、音樂評論。著有音樂小品《蜜漬拍子》、散文集《一集叫浮士德的魚》等多部。



周芬伶

■一九五五年生，台灣屏東人，政大中文系畢業，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。現任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。曾獲吳濁流小說獎、中國文協散文類文藝獎章、中山文藝散文獎、吳魯芹散文獎。著有散文集《青春一條街》等多部。



廖玉蕙

■一九五〇年生，東吳大學中國文學博士，現任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，教授創作、電影及戲曲等課程。曾獲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、中山文藝創作獎、中興文藝獎章及吳魯芹文學獎。著有散文集《嫵媚》等多部。